

老屋

■李昌泽

兄长从老家打来电话,几个堂亲提议,把供奉祖宗神主的老屋拆除,原地重建“公妈厅”,要我回去参加最后的决策。我本不想去掺和,但过了两天,还是决定回去。

进了家门,椅子还没沾上,便和兄长走向老屋。

和村里大户人家的石墙红瓦、五开张双落大厝相比,我们的老屋未免相形见绌:单落、简陋、粗糙,一看便知是出身寒微的家族。原先住在这里的有四五户堂亲,近十几年都陆续搬进新建的楼房,里头无人宿歇。

兄长兴致盎然地向我述说着“公妈厅”的布局构想,但我毫无心绪,只想再好好端详一下老屋。这些年,老屋更残破不堪了。屋檐多处瓦片垮塌,长年雨水流注,大厅里红土夯成的地面被冲得坑坑洼洼。墙面斑驳,手指一碰,疏松的泥粉簌簌掉落。房前的石条缝隙,长出丛丛荒草。看着这萧索景象,我止不住一阵凄凉,在天井里失神地站着,往年在老屋里的生活图景又浮现在眼前。

曾经,我和几个年纪相仿的小孩,凑在一起,跳铜人、踢毽子、嬉笑、打闹,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最高兴的要数过年。正月初一清晨,小伙伴们不约而同地涌向大厅,比较着谁的新衣更好看,谁的鞭炮声最响亮。最不能忘却的是,兄长让我背靠大厅的木门板,拿着一本书竖放在我的头顶,用指甲划出痕迹;我回头一看,又比去年长高一两寸,便高兴得蹦到半空中。童年,最盼的就是快点长大。

古语说,人生识字忧患

始。我也是,慢慢长大,世事懂多了,便越来越感受到家里有太多的艰难。我的老家在海湾上,村里人多地少,又没有其他谋生门路,老屋里几家堂亲,都过得紧巴巴。1960年起,那三年是最难捱的时期。当时,我小学快毕业了,和父亲母亲过着日子,父亲是唯一一劳力,六十多岁了,还在生产队里扒地挑肥,一天到晚忙得喘不过气来,生计捉襟见肘,温饱难以保证。尤其是正月、二月,风寒雨落,常接连十几、二十天阴霾不开,墙角囤放番薯片的陶缸慢慢见了底,而地里的麦苗才抽芯拔芽,正是青黄不接。操持家务的母亲只好细水长流,把一日三餐减为两餐。常常是天亮多时,父亲还半靠在床头,手里托着那根二尺长短的烟筒,不停地吸着旱烟。母亲静静躺着,一句话不说。我挡不住饥渴,又不敢声张,便故意在床上翻来覆去地弄出些声响。母亲总说:“外面冷呢,多躺一会儿。”捱到十点多才吃早餐,下午四点多又提前把晚饭送进肚子。天一黑,母亲又把我赶上床,说是躺着不动,肚子饿得慢一些。为了增加一些收成,我在课余也帮着父亲,拼命开荒种菜插地瓜,俨然成了半个劳力,即便是考上中学后,也要步行十几里地,从石狮赶回家里帮着做事。有时,在地里干累了,坐在田埂上歇息,茫然看着四方,远处宝盖山无言地躺在苍穹之下,海湾里的浪涛一波一波地漫上沙滩,我看着看着,总会陷入沉思:这样的苦日子何时是个头?

“文革”开始后,我揪准机会从中学逃回家,当起全职的

农民。快到新历年底,一个同学突然来访,邀我结伴到外省“串联”。那天,我提着行装走到老屋大门口,两位老人送将出来。母亲用袖子拭着眼眶,嘴唇轻轻抖动着,说不出话来。父亲因摔过一跤,行走不利索,拄着拐杖,颤巍巍地站在大厅门槛内,半晌挤出半句话:“你回来时,我已经不在了……”我泪水夺眶而出,稍停脚步,但终于挡不住诱惑,还是狠着心走出家门。在外过了旧历年,急匆匆回到家中,只见父亲更加衰老,终日气喘咳嗽不停,不到两三个月,他就告别了一生困苦撒手西归,留下母亲和我相依为命。

我安下心来继续卖着苦力,渐渐地,我成了村里数一数二的强劳力,不是做农活,就是挑煤、推板车,什么活儿都干,但求吃穿不用愁;只是母亲一生劳累,身体犹如灯油将尽的火苗,日渐衰竭下去。1972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患病多日的母亲躺在床上,同屋老婶过来陪她说话。母亲艰难地转过头来,忧伤地望了我一眼,向老婶念叨着:“就差他啦,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成家呀!”我实在不懂事,不懂母亲病情严重,第二天凌晨四点多,照常推着板车去石狮。十点多回到家门口,听到里头人声嘈杂,我扔下板车几步冲了进去,只见母亲已经移到大厅边的平板铺上,双眼紧紧闭着。我失声痛哭,再也唤不醒长眠的母亲……

长年的饥饿与辛劳,损耗了两位老人的生命,他们相继过世,就在老屋的大厅里。

母亲辞世不久,我得遇机

缘上了大学,毕业后便在外头就业,娶妻生子。时局不断变好,我的职业发展也还顺利,一家子生活十分安定。人若没了烦愁,时光便跑得飞快,十年、二十年转眼过去。岁月未曾磨灭我对往事的记忆,却在悄悄改变我的感受。童年的快乐也好,苦难也好,都掺杂在一起,成了宝贵的财富,使我倍加珍惜。坐着无事,常常喜欢回味曾经受过的辛酸、苦涩,因为这时,反而觉得有种说不出的甘甜。我想,如果没有当年经受过的饥饿与辛劳,反而不够完整。但也留下终生无法释怀的遗憾,就是父母过早离去,未能过上几年舒心的日子。

都说故土难忘,何况这里还有我的老屋。早些年在三明工作,交通不便,春节探亲,挈妇将雏多次转车,十分艰难,只在过年时方才回来一趟。每次都要把以往劳作过的地方,海滩上的礁石,地边的田埂,从头到尾走一遍。我最爱驻足的还是老屋,常常独自一人,一站大半个钟头。

这一次,老屋的命运,看来已成定局。

我曾设想,老屋的骨架还在,倘若留着它的旧貌,破损处做些修复,让它继续留存于世间,使它成为我们这些过来人借以怀思往昔的实物,子孙们也可由此了解先辈们曾经的生活历程,岂不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但我知道,这种想法不合时宜,堂亲们都不会赞同。

我走出大门,站在石埕上,让兄长为我和老屋留下一张最后的照片,心里默默地说一声:“别了,我的老屋。”

最后的奢侈品

■高寒

前些天经过永宁老街,走到中街的十字路口,看到一座崭新的两层红砖房子,带有五脚架,古色古香、精致典雅,眼前不禁为之一亮,在萧瑟、破败的老街,它确实如鹤立鸡群。

我轻声说:建昌布行。我妹不解地反问:不是文化站?

妹妹一句话,撩拨心中一根弦,我思绪飞扬起来,赶紧点头,确实,布行、文化站、南音社、咸饭肉羹店,均是它的前世今生。而最吸引我,让我流连忘返、对我影响深远的,是文化站。那时,作为小学生、初中生的我,频繁光顾它,借书、还书、看报纸、读杂志,度过许多静美而充实的时光。

那时,全公社就这一家小小的文化站,狭窄、简陋的空间里,竖着两书架书籍,还有连环画;十几种报刊杂志,钉在桌子的斜板上,供人翻阅。那时的书籍非常少,少得像珍稀之物,按人口比例,可能千人也不到5本书。记得1975年出版一本书,叫《第二次握手》,引起极大的轰动。它的前身是一本手抄书,叫《归来》,我曾跟在长辈的后面偷偷阅读过,当然,作为小孩,只能是囫圇吞枣,但那故事深深地打动我、吸引我。如今,正版书出来了,大家都渴望先睹为快,那心情比热恋中的人更狂热。文化站购置了一本,作为好朋友的管理员大方地先让我大姐,大姐把书带回家,大家争着抢着,轮流看着,逮到空隙也看,一个传一个,自家看完,传给亲戚、同学、朋友、邻居……搞起轰轰烈烈的阅读接力赛。后来管理员只好开口催还,因为站长过问了,很多人知道来了这么一本书,排队等着,预约着……等把书还回去,已经过了小半年,新书也被翻得旧了、破损了。

我一直认为那是写作的黄金时代,也是阅读的黄金时代,因为稀缺,所以稀罕。因为热爱,所以敬畏。作者可以凭一部书名扬天下,改变命运,乃至一切。一部书会影响人一辈子,乃至人生选择与走向。

而如今,全国创作者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之众,出版的书籍浩如烟海,浮出水面的能有几本?滚滚红尘,大浪淘沙,多少书最后都沉寂、淹没了。电脑手机时代、商品化社会、快节奏生活,阅读书籍的又有几人?我不禁想起,前不久一位领导下乡调研,回来后感慨:全市两百多家农家书屋,遍布各个村落,搞得热闹,实则鸡肋。从头到尾,没看到一个读者,书架布满灰尘,书籍充数的为主,大多是工具性、政治性或盗版的书,用以登记的电脑坏了,有的大门长年锁着,都忘了钥匙丢在哪里。现在搞了很多书吧、图书角、文化广场,都是摆设,让人参观走过场的,装饰的是政绩。文学怎么走到这么尴尬的境地?我只好苦笑:没有读者,是文学的尴尬,当成摆设与点缀,是文学的悲哀。

我不禁联想起一个尴尬的事实,文联一楼设了一个书吧,我从未见过一个读者,本来以为对面小学的学生,课余时间会光顾的,还买了两套小桌子小凳子,其实一直叠放在一旁,等到的是灰尘。现在学生上学都是家长接送,哪里会拐过来借书;他们作业那么多,哪里有空看书。只有几部本地作者的新书,偶尔会被人顺走。有人很警惕,也感到可惜,善意地提出各种防盗措施,我总是用孔乙己的话进行宽慰:窃书不算偷。有人看书、爱书是好事,现在保持阅读习惯的人少之又少,所以对爱书者应该呵护、甚至纵容。

虽遭遇种种尴尬,但我仍固执地认为,文章千古事。时光如白驹过隙,一切均会消逝在历史长河里,这是自然规律。不断创造、不断破坏,旧的去、新的来,也是社会规律。最后能留在这世上的,或许就是一些文字,也许将来有一天,书籍会成为奢侈品,唯一的奢侈品。人们趴在上面,寻找历史的轨迹、痕迹,寻找前人的踪迹、血迹。

诗三首

■郑红艳

等一场樱花雨

捱过静寂而肃穆的大寒
冬树,禁不住打了个冷颤
抖落一身枯叶

腊月,清风
如约衔来诗的种子
撒播在云雾缭绕的山间
仿佛,一夜之间
吹来一场樱花雨

薄纱般的花瓣
七分柔美,三分娇嗔
丝丝清甜,你是我梦里
如诗的美娇娥

在群芳争艳之前
你着纯洁无瑕的粉妆
欢喜淡雅出场
我来不及回味
你却华丽转身离去
无声无息……

这才恍然:
那一场短暂的樱花雨纷飞

是你在冬天悄然流下的泪
清澈,又滚烫的泪

燃烧热切的樱花雨
一生,终究要与你相见一次

观音听涛

——观音山摄影采风

一座海边小山
或是层层叠叠的巨石
千年海风,万年潮涌
在灰色的石头上任意涂鸦

大自然像顽皮的男孩挥出一道道划痕
又像乖巧的女孩巧手打出一孔孔洞环
把洞环串成铃铛,连同浪涛折成的花束
捧出冬日里的温馨……

风化石下,瀚海无边
云朵蓬松地浮游在天空
拍打着避风港的海水,湛蓝而透亮
海风拂面,摄影师们禁不住长啸一声
把观音听涛的鬼斧神工揉进了镜头里

海不语

海阔天高,向黄昏
你的眼眸是另一端海的延伸
时间,只是一种错觉
仿佛一切都静止了

海不语,你我不语
仿佛,世界与我们同样辽阔
却抵达了我们大海般的心灵
船只的归宿,不是河流
河流的尽头,不是大海
是我们遥远的心灵彼岸

狂风骤雨后的停歇
浪花飞溅后的沉默
无声无息,倾听,感受
潮水抚摸心灵水波粼粼的掌纹

风化剥蚀的岩石把苦难
流放到沙滩,如同火烧云
把内心的秘密倾倒入金黄的暖流

海不语,石不语
月光慢慢悬挂于孤帆远影
和着海浪的琴弦,枕着月光的颤音入梦